LIBRARY
MAY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F32H7
1863
v.16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拾補目錄

序

送布政葉公之官福建序代宋太史公作
送塤師序　送龍門海師序
精舍會集詩序
送盧邦鎮訓導之鎮江序
問耕軒詩序　養素齋詩槀序

記

繹齋記代宋太史公作　八詠樓記
寶婺觀重建記代宋太史公作

臣標　慶成書觀　宋□

星君像記
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卷後
題周道士望雲記後

古詩

題閬風庵　題鰲山
題石灰　題杜鵑
無題　題白雞冠花
送友人　寫扇山水
贈壽湖州李子賢　新歲雒陽過張公
聞角　詠梅花

次東坡咏雪韻六首　白頭公
鳴水寺次韻二首

白水寺大鑑二首
次東坡所習韻十八首　白頭公

非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福建去輦轂頗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天子與宰相運于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各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司名欲其宜布德化于下也民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強悍培其良順使山陬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樂豈知公者哉

某與同朝最久知公爲人寬厚好善言故具道赴官之故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填師序

浮屠者流薙髮被緇不獲修衣冠之飾不獲享口體之珍居處無宮室之華使令無童妾之供勢窮而行苦身勞而道寂其難於他術恒什百焉宜人畏爲之而其徒布天下不絕蓋亦有易爲者故耳自中世降生民征斂日煩胝肩胼手之所獲山澤土田之所產機杼畜牧之所成盡以奉之上需猶恐不足而身徇焉者皆是浮屠氏之法世既多好之每復其征斂賦

毓而民之向之者又往往割所有而周施之故其徒因安然以食而沛然有餘侈然相夸而恬然無所事人繇是多慕而入焉然惟土狹而民衆俗瓌而無師者尤甚土狹而民衆則貧貧民苦於衣食之不足生子則憂其愈貧故稍長即斥出爲浮屠無師則人不知所好惡見其可慕爲善即趨而歸焉大率凡浮屠者流皆出於是二者勢使之然也婺爲浙東山水郡其地衍沃宜桑棗稻麥之種有牛羊魚鼈之饒而民居鮮少故民多富自昔中原大儒徙居其地講禮義道德之說素明故其人善言性命而好學浮屠氏比

他郡爲最少非其性嗜之者不爲嗜之者又咸能讀書爲詩文亦有足取者焉浦江塤師通其教之吉而能爲詩喜與儒者遊然人性不大相遠也以其易當其難不能敵矣而嗜之者獨何歟豈其中固有足樂者乎事至難而有足樂者猶不憚而爲之況無其難而有無涯之樂者乎人顧違此而趨彼其智何如也於其出遊序以聞之（聞字疑誤）

送龍門海師序

龍門海師住持烏傷之聖壽寺寺廢于兵頹壓傾毀其制弗完師勤身苦志授其徒走四方家化戶說人

樂施之未數年材不告具工舉事與巳而頹者完壁
者起傾毀而荒榛者巍然為樓閣煥然為丹青蓋計
其費金錢鉅萬計而師初無尺帛之貲無一民之力
不以威動不以利誘卒能取之於人而人不怨成願
人之績而若不與力焉噫何其易哉世之能速成者
莫過于有司而有司有約束以制之法令以懾之不
能使民無怨也其次莫若富人以富人之成室非基
以累世之積預為數年之計以無窮之財易民之力
不可致也師釋氏之徒無有司之威無富人之貲合
爪掉舌而人隨以化輸財獻力若趨其私非以善教

之感人也深故耶釋氏之教且足以感人若此況乎以先王之道使民者耶先王之道爲士而居位者未聞能使民趨其化而釋氏之主寺者每有所爲可以稱述豈非其徒用志堅確之所致耶是皆吾黨之愧也余與師交頗久今年會京師將歸烏傷士大夫多爲詩以贈之余非媚釋氏者序其首簡葢有所感而然

精舍會集詩序

君子無貴乎言也德成乎身行備乎家薰然洽乎閭里言發諸口人咸喜而稱之以爲有道者之言則君

予之貴夫豈貴其言哉貴其意之通乎道而喜其言之有章也故辭文矣而於道無當焉可喜而無貴也意美矣而不達之於辭可貴而不足傳也本諸道發乎言使人聞之而心悅覽之而不厭惟於古之士能之同邑劉先生深慕古學閑於風雅之旨其言爲人所傳誦久矣今年秋過予於縣南之精舍相與登崇丘濯清流咲歌磅礴玩心于萬化之表尚友于百代之上有會於志因爲詩以述之而縉紳之從遊者聞其言莫不快然若有得也皆喜而屬和之夫先生之爲予而來於友道爲篤詩爲言志而發其詞不畔乎

古合是二美也而傳于世其有不足貴者乎

送盧邦鎮訓導之鎮江序

帛非不潔也涅之則緇石非不堅也焚之則爐惟良金眞玉雖漸以汙泥燔以烈焰色不改而質不變是豈凡物之所能及哉習俗之入人也甚於水火自非特立之士鮮有不爲所移故居繁麗之區者或失之誇詐隣販鬻之地者或流於貪鄙處非其所則動作言語嗜好心志倏然與之俱化其能自守有常而不淪溺于習俗者邈乎其不多得也臨海盧碧邦鎮生而居廛市貿遷趨競之風儇巧佻薄之事日經其耳

目而其質端凝靜敏不少爲之變獨喈爲學治春秋能明褒貶與奪之說用以取鄉薦至京師不爲主司所喜廷論才之俾爲鎮江訓導且鎮江京師輔郡其俗強勁果敢樂善而從義邦鎮之爲人必有合也然人之不化於習俗也固難而能化流俗之人爲尤難訓導之職豈特操鉛槧課誦讀教敕士子爲文詞而已乎蓋將推所得以化人使之明禮義習遜讓相率爲淳厚之俗也予聞鎮江守薛君善治民而有志於教邦鎮至以予言告之其必有所取也夫

問耕軒詩序

宋末文弊而俗媮吳越在宋爲畿甸土沃利饒厚貲之家雍容高貴以大夫士自處不屑視小人耕稼之業有元八九十年間濡溺宴寧益泰以嬉繇是閭閻隴畝之齊民蓋有不知耕耘之時穜稑之種銚鎛之器者矣而況仕有祿位于朝之君子乎事極而還繼以大亂旣而眞主出而理萬方除鋤悍驕培植愿良重禁遊手末作嚴市籍之法驅之於農海內之俗爲之丕變爲民者以不務農爲羞爲士者以不習耒耜爲怯士惰人庶之邦幾無曠地而秦蜀之境女婦穉子皆能操耒耜沾塗泥躬勞苦而不怨向之吳越驕

惰之氣銷而力本治田奉租稅相勸勉則夫俗之美亡勝豈不係乎上之所化哉華亭陳仕傑甫故為士族其子景祺以美才主事於春官業顯矣士傑甫春秋既高為老成人固宜享珍腴之養安車以適體采色以娛目琴瑟以樂耳乃獨不忘稼穡之事當耕耘時扶杖出郊野勞勉慰問與臺笠草衣之氓相爾汝因扁其休憩之所曰問耕軒景祺所交友多名人聞其事往往企慕咨嗟形於詠歌而屬予以序夫士傑甫休于家燕處一堂若無預於天下也而縉紳之流動容拊手為之賦詠如見所可與者豈真以隱居為足

樂哉益以　聖天子神化鼓舞之妙旁達四表變澆淳爲淳厚而三吳之地有若士傑甫者以祿食之貴而知所本如此觀於一人而千萬人可得而知觀於一家而數百郡可以想見是則其關于天下也夫豈微哉昔者孔子删詩於三千篇而收其十一其所去者益衆矣而雅頌豳風之什言農事者斑斑焉使人頌之而思其時見其惠下忠上之情養老慈幼之義先時預備之思敏事竭力之狀如與之同閭而居共勞而食也而周之先王政教之善因此而推槩乎必具甚可見重農之意而詩之有關於世者大矣　國

朝方隆成周之治當世之士必有作爲雅頌以繼周之文者使復有孔子出而刪之安知是詩不足配大田良耜之篇以播 聖澤於無窮乎

養素齋詩藁序

養素齋藁若干卷金華俞君大有所著詩也於乎詩之道難言矣三百篇至矣勿容論矣漢魏以後體變道衰然作者各以詩名家詩始盛矣然其詳亦宜勿論矣後乎此者莫盛乎唐傳者以千計余嘗盡觀之大抵尺瑜而寸瑕十株而七纇求其卓乎皆出於正而無疵者孟浩然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以下十餘

家而已夫以三百年之久作者豈止於斯哉蓋其傳與不傳有幸不幸焉耳其傳者必其勢位之崇交友之富得賢者爲之引譽倘或晦迹丘壑沉身閭里縱有殊常之才傑出之製無或爲之先揚而磨滅者蓋衆矣有志藝文者孰不拊髀而不平此古今一轍者也今俞君之詩優柔而平易敦厚而弗迫其達情也婉以直其酌理也肆以正假編諸作者之籍豈無足傳者乎而俞君方栖栖焉丘壑之中恤恤焉與貧困爲徒雖可以傳誰從而傳之此予既以嘆詩之難能而又慨夫時之難遇也雖然君子修其在我者不須

変乎其外也以俞君之才美繼之以不息其有不終傳者乎若予者猥陋之辭家恥而加之篇首固不足爲斯文重輕也

記

繹齋記 代宋太史公作

余朝京師時監察御史會稽黃中孚先請予請繹齋之記甚篤進而問其故則曰忠之父名剛字伯堅忠以諸生選入成均父命忠曰嗚呼小子思之哉事君思忠事長思敬交友思信涖民思仁臨事思誠嗚呼小子慎思之哉忠叩頭受教退而書諸冊奉持之居

成均恒揭于所居室近被寵恩擢任內廷三轉爲今官假寓一室嚴置訓辭壁間退食之頃每衣冠拱手而讀之食則目存之寐則心念之未嘗敢斯須忘也因扁所寓室曰繹齋願先生爲忠記之予時窘於徵文者之多雖諾之未暇爲然深識其言而奇其父子之兩得也及歸青蘿山復以書來請愈固乃爲之記曰士不患無位常患不知道道所以守其位也道緣路也欲爲子盡子道欲事君盡臣道交友盡友道御下盡上之道道一也而事各有之譬猶天下之廣而南北東西各有其路苟不預與而先知之其不至於

幾躋者鮮矣茲世之士於道無所聞而出當重任是以功名少見於時繇其家庭之教弛自棄而不學故也夫爲父者未嘗不願其子賢而不知所以教之或知教之而不以道父或以道教子矣子或不知受教朝與之簡而暮失矣或受教而不能思思之不熟而不知其意或徒思而不能行此人之通患也今孚先之父所教者皆立身常行之道可謂之賢而孚先受而奉之儼若父之在前惟恐其或不稱時繹思之以求合乎五者之訓故以繹名其燕居之室豈非善爲子者乎夫繹治絲之名也孚先雞鳴而興處乎斯室

昧爽而思之念慮雜然而起將何所從哉亦在乎繹而擇其善者爾日夕而休優處乎斯室則又思夫日之所爲其有不善者乎苟有不善則繹而改之繹而無不忠矣無不敬矣無不信矣無不仁則誠矣則爲善承父之訓苟徒繹之而不以行豈吾所望於孚先哉孚先故　大以經列官於朝藹然有能聲可度越於人矣爵祿之加方自茲始他日以勳業著不於孚先是望將誰望哉

八詠樓記

八詠樓者齊東陽太守沈隱侯約之所建也隆昌元

年甲戌歲叔自尙書吏部郎出守玆郡始作之暇求
賦詩八篇時稱絶唱宋至道二年丙申歲郡守太子
中允馮伉更以今名刻詩於石景祐三年丙子歲郡
守尙書駕部員外郎林珠聿新其宇元祐五年庚午
歲邦人相率重構以爲延眺之所當承平閒暇之時
而其上下之間能自謀營如此豈不展然有適哉樓
舊因子城爲基規摹狹陋淳熙十二年乙巳歲郡守
資政殿學士李彥穎始築今址爰卽郡圃寔久弗治
陊壞弗支大中廉訪使者保定敬公儼繕葺而丹雘
之尋燬于火樓廢三十年至正二年壬午歲泳郡張

公士弘來使粵部作樓暨觀未幾復燬于火行旅裴回邦人嘅嘆於是貳憲西夏恩寧普公李察觀作斯樓以從民志宏麗顯敞視前有加焉經始於至正七年丁亥春三月落成於至正八年戊子歲夏四月僚寀賓佐助叶厥成者貳憲濟南張公源僉事古相王公忭經歷深澤齊公志學董是役者婺州路總管府判官亦速也邦人士以爲是役之盛不可以不序其繼績約之事固無足繼予獨爲郡人喜也夫聖賢君子所以盛於人者茂神明也方伯連帥所以宜於人者從民志也厥初生民蓋其性無不善其或居處之

不適墊隘疾困而不遂其生肇自古昔聖賢閔民之不悅其性爰始作爲樓觀臺榭因崇高以啟勝勢邈顥氣而出芬埃於是乎有相率容與之適時流飛躍之致非所以恣睢非所以極耳目之娛所以攄其煩慮宣其鬱滯灑濯其心以神明其德者也而方伯連率有志乎民者莫不與民之性和繹爲疏導之獎願天明以成民之善時則靡有墊隘疾困而咸得其職婺之爲郡蔽山帶江風土淳茂其民尚誼節有文學秦漢以來德行事業著聞於時者史不絕書蓋其土俗自古而然矣今能因其俗繹而疏導之奉若天明

以翼登其善而布之利澤而民以得職材良輩出以紹休前聞所以惠幸茲土者予日望之然則斯樓之作宜邦人所追思謳歌保愛而封殖之雖名與天壤相敝可也奚待予言以厚續哉

寶婺觀重建記 代宋太史公作

婺之寶婺觀祀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吳越有國時刺史錢儼作於子城上西南隅宋淳熙十三年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燬於火者再皆官作之 國朝洪武五年秋觀復灾主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姓者德生德清謀謂祠

星所以休民與役而出於官勵民勵民弗祥乃共言走境內告於衆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謙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於城下僦匠傭工甓城增址依正殿五楹間其前爲重閣三間殿與閣之中構爲飛亭亭之後先聯屋以合庭霤三門對在閣南正直通途今遷閣二十步繇門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开於閣三楹之右別建玄壇廟餘若齋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封嘗出鎮於婺屢徼靈於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見遣使

者問所須以像闕告因命斲沉香木爲像名其[illegible]
靈華而奉像置其上遣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illegible]
馬工始於灾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illegible]
役夫糜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illegible]
爲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來者於是道[illegible]
於濂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illegible]
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illegible]
敢進夢霞冠羽衣神趣之行且以病[illegible]
就擒及詞星祠其像[illegible]如夢中一指將隊[illegible]年大
水先期告守土吏爲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守武義也

寇爲亂來犯城屯於溪南遇媪髯長數尺盜怪問之媪曰城人履皆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降復守元將高興怒欲屠城夢神諭以勿殺明日以火矢射觀矢反墜軍中見巨神坐城上濯足城南大水中大駭遂下令屬民降不敢殺一人至正十六年南翼兵自蘭溪夜叛還謀襲郡城神化婦人導叛兵食瓜田間食巳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巳曙官軍有備遂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病旱澇之禱爲尤驗固未易悉數也今觀事幸復乎故皆神靈之所致願并記之濂曰婺女之於茲郡猶參之於晉

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國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情也先王之教謹禮而不違民情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折中焉耳且田祖先嗇民以其有功一執匕猶思祭之况昭回於天特賴以司命者乎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吳越之分皆屬焉何獨婺之人得祠婺女乎是不然吳越之分固廣斗牛之所該亦廣苟以躔度細推之郡之墟正上直於婺女爾星之降祥焉可誣也今道可劬躬焦思而盡力於神無非爲民祈福濂如其請特載星之威靈不測者爲詳所以起州民瞻敬而俾繼承於

無窮豈止述起廢之功乎道可字南峯郡人也沖默
而契道嗣天師升以崇真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繫
之以詩帝居冥縿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乾緯
坤翕以張百靈襄衛燦文章交參洞射下土方周分
國列奠厥疆須女下流婺適當赤光　吐寒芒名
州建　隋唐歷年八百氣愈亢神宫巍然逼玄蒼
彤楹丈戶紫檀房高閣飛甍彩煌煌神君之來天門
黄電母雷師翼兩傍麒麟駕軿虹霓幢羽衣絳裘雲
錦裳凍雨洗道塵不揚清氛襲人靈如降郎之若無
覩洋洋山君海王修典常執玉來覲歲相望奉帝威

令俾勿爽鯨鯢戮死魑魅藏耆耋有時告雨暘麾箕舒飈畢沛滂原多黍稷隰有秔地寧天清民樂康誰其尸之神降祥嗟爾黎庶德是懷善錫鴻慶慝被殃神靈秉握帝紀綱帝有正命莫敢攘攘之以私帝所戕神理恍惚誰能詳吏臣作詩匪昧荒金石可渝斯不亡

星君像記

本觀香火肇自吳寶鼎元年分置東陽郡太史以婺女星隕其地故以星爲主立祠崇奉後改郡爲婺州後又改爲寶婺觀至今一千一百餘年載在祀典官

民所禱中更廢興屢燬于火炳靈在上昭鑒于下有禱輒應彌久益虔眾籍附於國家申飭舊典秩禮益敦洪武五年秋不虞災變無一跡存者罔不盡然明年癸丑住持楊道可倡於眾合貲力始作大殿而神座猶虛無以肅民志又明年甲寅道可走錢塘白其事都指揮使司於是廣陵徐公聞之懼無以稱國家事神之意乃購珍木得南中沉香召工斲刻加采色繪之睟容懿範峨冠盛服顧瞻煒燁罔不惕若公乃齋沐告享署其閣曰靈華戒使者治道可裝擁護而東郡將佐守宰耆耋幼艾傾郛闤道焚香稽首奉而

登于靈華以妥厥靈是時天久不雨祈于上玄樂之有格神甫來戾茸澍沛濡訖用有秋衆益躍且喜咸謂此神之貺公之賜也願筆以爲記按星紀之文曰月中道爲天之少府有上四星爲須女明則天下豐否則國藏虛厥徵自昔示民孔昭禮有幽禜壇以祭星也至秦而後有祠至漢壽宮而後有神若其事雖不經猶幽禜之遺意　皇明誕膺天命懷柔百神凡在祀典罔有內外咸致昭格玆土雖遜在東漸昔者天兵東征蓋嘗駐蹕　皇上親臨香火聿脩清醮以奉厥靈于時公在扈從實始受鉞於斯總軍民以時

謁告于庭雖去之其念慮所孚精誠所感洞然杳冥其神用丕顯正直是依形于夢寐叶于龜謀庭宇既崇像設有儼凡在昭臨罔不蒙于休嘉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子致謹焉於法宜書并以昭厥功用存郡之典故公諱司馬字從政今以驃騎將軍移鎮沂梁道可字南峯郡人也

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卷後

布衣而能憂民居閭閻而樂稱人之善此古之盛德事也余乃於潘先生與林君齊民見之嗚呼吾鄉之俗美矣孰能推之天下乎

題周道士望雲記後

方外士多遺俗棄親而學其所謂道夫道莫大於父子之倫而固棄之則所學果何道耶若周君希仙者年已五十餘而眷眷於親不以存沒異其志是可謂之學道之士矣希仙生金華近世爲文獻之邦豈涵濡賢士君子之風而慕爲者歟則夫人之賢否詎不係於所習哉

古詩

題閬風庵

風檻臨溪敞幽人趁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

鄰父邀嘗酒鄉豪笑著書時艱知已少來往莫教疎

題鰲山

攢峯積翠擁鰲山盛有仙人煉火還星斗摘來三島位樓臺飛出五雲闗月移花影浮冠冕風度笙歌雜佩環侍宴群臣稱萬壽御鑪香裏拜龍顏

題石灰

千槌萬鑿出深山烈焰場中走一番粉骨碎身渾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

題杜鵑

春夕春光春寂寞芳草半長花半落空齋靜夜夢難

成棄枕起聽杜鵑聲一聲哽一聲咽一聲二聲三聲四血血滿岩頭處處紅滿山怨氣成交結一聲低一聲高怨春春去成離騷月光匣鏡天如水飛來飛去啼不已口中出血恨何人盡是當年不知已我聽杜鵑啼我賦杜鵑詩杜鵑杜鵑知不知古人結交結心腹今人結交結面目杜鵑若是今時人决不將身赴牢獄

無題

樵夫携斧入山巔砍倒蒼龍勢撼天肌骨劈開鱗縮落皮膚剝盡血新鮮赤心化作三更火怒氣沖成四

郢州老鶴歸來無宿處長空依舊月娟娟

題白雞冠花

雞冠本似臙脂染今日緣何淡淡粧只爲五更啼太早至今猶帶一頭霜

送友人

送卿南浦草萋萋風滚楊花趁馬蹄戀闕心馳紅日近思親望入白雲低短長亭上杯行酒南北江頭水拍堤準擬明年春二月蒲帆高掛上遼西

寫扇山水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不敢看圖畫青山恐笑人

贈壽湖州李子賢

昨夜三更夢上天玉皇殿上列群仙分明見寫長生籍付與河東李子賢

新歲雒陽遇張公

懷鄉戀闕兩茫然回首江南路八千今日堪悲復堪喜雒陽城裏度新年

聞角

飽飯兒童百不憂捲桐吹角過墻頭雖然不是宮商調也解行人一段愁

咏梅花

斡運乾坤肅穆氣盜開百卉發榮錄杏桃只好爭春色此際何曾敢出頭

次東坡咏雪韻十六首

窮冬三白遽相加寒谷知無長者車壓竹屢翻垂徑葉閃燈時送落簷花光輝似礙銀爲界氣凍瓶罌玉滿家慚愧病夫才思劣噤吟不就手頻叉

冉冉風花亂點纖形雲密護愈森嚴呈祥已喜宜禾稼耀富還疑散米鹽瀟洒羽衣飄月殿分明鷺鷥立晴簷皆萱端可齊三友時見新芽長綠尖

去冬冬密雪徧天涯峻路平銷稱走車偶入書窗明鶴

髪爭粘庭樹伴梅花金甌泛酒懷前哲石鼎烹茶屬
覺家欲屬和音驚險韻愧無才力似仝叉
翻看作勢是妍纖漸覺浸空容更嚴獨鶴遠歸難辨
樹群驪夜吠莪疑塩何人授簡能延客多病捐書懶
映簷宜麥屢占南畝瑞刮膚未恨北風尖
寒光凝野噪群鴉簑笠何人理釣車一道山川宜種
玉無邊草木總生花忍寒謾笑先生屐耐久還輸隱
士家最憶少年觀獵處荷氈千騎趁寻叉
常年雨雪作纖纖今歲寒威特地嚴風急驚看鵝鸛
陣地高巧作虎形塩光凝驛路生香樹東微田翁壟

青蓓未論豈登仙日晩指愁紅變損勿尖

白頭公

巧語嬌聲聽轉幽桃花枝上逞風流遊蜂戲蝶如春
淡行事關心也白頭

白水寺次韻二首

寺幽名白水金碧絢中天池面臨三四峯頭對百千
斷碑文字缺重譯貝多全老衲忘塵事栖雲日晏眠
一栞隨處住半榻爲僧分林放到池月風驅入戶雲
鹿眠行去見鶴唳坐來聞底事吟詩苦翻令思料紛

酒是日受題

之池面湖三四峯可數百丈

白水寺大顛二首

爰作事關心也白頭

乃許諸僧舞樂華輸紛披枝上黃鳳荒葉紛飄蕭瑟者

白頭公

青蔥大嶺出林入山日暮消然猶夢要開以夫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外紀目錄

表揚

仁宗皇帝諭

孝宗皇帝詔

萬曆元年

上登極詔一欵

王稌與董景庸書

給事中吳世忠奏疏

吏部侍郎楊守陳言

南京吏部侍郎儲瓘議

殿閣詞林記

應天巡撫周孔教移文

像贊

蜀王一首

謝鐸一首

傳銘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文　宋濂

文學博士方先生傳　鄭曉

又傳 黄除記

又傳 忠節錄

又傳 忠節錄

又傳 故英雜言

又傳　　陳建

方先生小傳 郡齋新刻

方希學傳 赤城新志

方孝友詩紀 石龍集

方氏二烈女小傳　　章嶽

書方正學先生傳記後　　吳應賓

記狀

正學齋記　　王紳

正學先生事狀　　陳紀

賜言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賜方教授詩三首

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

讀基命録

贈遺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宋濂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　　宋濂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鄉詩　林佑
又跋　葉見泰
又跋　郭濬
滌說　蘇伯衡
送方正學教授漢中　鄭居貞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送希直遊金華　許繼
答希直　許繼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寄方正學內翰　程仕簡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上侯城先生書　王紳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古詩贈希直　葉[illegible]
送方正學教授漢中　鄭居貞
紀聞　蘇伯衡
又跋　鄭濟
又跋　葉見泰
題太史公送方希直還鄉詩　林佑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外紀

明甬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忠奕　十一世孫振節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潛　十三世孫聲 沛浩潤 重編

表揚

仁宗皇帝諭羣臣曰若方孝儒輩皆忠臣即從寬典與

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爲忠臣云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十八事

其一請表祠方孝孺諸死事忠臣通政司官見恭

泰大駭奪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

孝宗皇帝詔勿罪放恭還鄉

萬曆元年

上登極恩詔內開一款革除被罪諸臣特許建祠歲
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僑有存者厚加卹錄●

王孫與章景庸書 孫字叔豐仲潛先生之子

王孫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
山川阻修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
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饑渴去秋得
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翰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翁

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子覓失所在惟增悵怏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侯動履廸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爲慰餞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呶呶進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覩執事賢伯仲德修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眘不可同年語矣敝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脈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叔度先生簡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二三數公而已聚會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

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茲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册缺逸頗多長史公每從吏僕抵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卜何時可遂僕竊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没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閒寧無望於賢伯仲乎撰次成幸附便來或一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温璵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囑其

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賓㞐旅殯之所負遺骸歸
塟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
加深察因祈歸便特此聊達悉懷餘不能悉惟萬萬
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
練子寧黃子澄等諸死義者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雖後史臣不紀建
文君事遂使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
尚可補國史之缺

南京吏部侍郎儲巏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巏不自揣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輯遺事稍發其潛

殿閣詞林記略

廖道南

方先生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在宋濂門爲高弟子從辭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濂事輒交淚既官漢中濂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　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爲當世重以蜀王嘗賜號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先生文章似宋蘇軾雄邁奔放直泝龍門狂流倒峽而氣不可遏

雖稍極摹書而根據六經憲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始置勿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爲後先其後李文達亦稱先生師景濂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爲知言

像贊

蜀王賜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膺綸言於殿陛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之濂潛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閣奕世是所謂孝

於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又賛　　太平謝　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絶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飲然銘盤書紳雜誡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傳銘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文　　宋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𦆀疊烈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鄭

縣儒學教諭毋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

民爲水兵先生詰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誕誕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闡增盜非弭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逸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甚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都事韙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橡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　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
強除暴歛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
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
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
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遭母夫人春
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
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
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丞使者風旨
雜遝婣速督責之先生上　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就

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曾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事以行先

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論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
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
堂頹圮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
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
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
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
千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

稅吏復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瘠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因緣爲姦歲且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詠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於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閭戶

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怩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貲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客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弗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甍甍聲燭之

為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庾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弊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虧耗先生憫其道遠言於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

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外之吏托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巳出復行其法於封内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时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饑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垌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内庳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隙之際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

逾昔冬寒河東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為牐而時畜洩之曾橋秦梁二牐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牐丁組壞石治灰而甃之復以葦國房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十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

勤背先生曰即趣五千夫發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傲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絕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辨方諱先生片言折之吞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謂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極穢華韉懸楹闃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覲 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 賤

其舊職璽書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昔公宇垣實無所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丈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

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有一孝儒與
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之於縣東
北深灣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嫗婦道為
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
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
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
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
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
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過二弟
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

祿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貿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既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郡人有爲饒陽令者以婿雁侑書

加於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單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則自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覩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謙竊自念齊國文公之薨殆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取寵者徒剽竊為談辨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槖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

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矜飭尙衡儼若上帝鑒臨涖養旣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尙皦然弗誣也尊孺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完傳貫經有遐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沄沄滅影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

符驗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倦允能塞乎實其名廣
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于丘園爰自布衣專謀以居
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
曁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
民或勞只如鼢之殖乃平更總俾毖其生黠胥舞文
其貪若狼乃懲乃防而扼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
父母孔邇披胡弗歸十百爲羣其來如雲攫厥登動
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蔚桑沃然翳蔽于隰黍苗芊暨
鄰多孽螣剝人而飛避不入覺覽頗有知眞儒之效
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尊美其稱太餘蘗蘗郡綸輪囷

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覩天方高褫如懸河我又奚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吾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文學博士方先生傳　　鄭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　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閱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恒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

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
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巳任世嵗以爲程
朱復出嘗臥病絶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
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
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
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闕下
上識孝孺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
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
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
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大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嘗作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穩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廷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用

以殷正君臣比定官制改孝孺爲文學博士靖難兵
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旣渡淮及江上書
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
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諭再三終不從又詔
孝孺草詔一見悲慟聲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
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彼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
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
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

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
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絶命詞曰天降亂
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
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
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
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
篤恩義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
父不報宋濂卒夔州孝孺自漢中走荊榛往祭且言
之蜀王杉恤其孤儕至與林右王紳郭濟劉浩葉見
太王叔英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英與

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深然之及柄用輙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為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纂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録宋史要言諸書録文遜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

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云録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彦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　吾學編

又

先是 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江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闕城之日必不降請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頷之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孝孺為鎮撫五雲等執以獻不屈乃繫獄事具載前傳中 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及九族盡抄沒之每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 上怒甚乃及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磔于市時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沒發與州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外親自抄沒後坐死者復數百人 革除記

又

廖鏞無爲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　建文中與議兵事宿衛殿庭靖難後　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來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較收孝孺已而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廖氏兩子拾遺骸葬聚寶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　忠節錄

又

王稌字叔豐褘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孝孺之及于難也稌感舊彌泣與孝孺表任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得其遺骸歸葬坐逮繫獄　上念褘忠特宥之方欲向用而稌以疾辭還金華讀書青岩山中將終身焉稌與童貴賓書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與同志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行狀以傳或可特時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為緱城集忠節錄

又

靖難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於是

建文遺臣有行遯者題詩峨眉亭云一箇忠臣九族
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
首陽　敖英雜言

又　陳建

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惜其不死于金川不守之初
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爲伍斯忠成而不累其
族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嘗槩　建文諸臣論
之周是修王叔英之死從容就義者也方氏之死激
昔人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一時死節行遯諸
臣亦各行所志其在忠與智之閒乎下此無論矣閩濱

遜史

方先生小傳 鄭端簡撰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　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臨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齔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文呼為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

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
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伸理而父没扶
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
辭歸公謫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已
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　上用吳沉揭樞等薦
聘至陳說多稱旨　上謂樞曰方孝孺就與汝對
日十倍於臣　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
復辟至　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羣臣曰今非用
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　蜀獻王延之處以賓
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

公墓郎其孤遺孕酉丙子教文京師三十一年戊寅
太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
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既靖難
兵下城破嗣君亡　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
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
年四十六所著周易考次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
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　國
禁漸開遺詩文始出於世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
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
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與其志願學

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修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儼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方希學傳　赤城新志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動稽典禮疏食水飲羸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官於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絕囁嚅出血扶而後起於是養成羸疾行步傴僂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莫不稱爲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

子奉尊撫幼衣食賓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無

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編

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繇致知而誠身繇

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爲空言發爲文辭理深意

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

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悦服德器完精才具

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

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見修史私錄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孝友詩 石龍集

方孝友字希賢先生季弟也舊傳　文廟召先生草詔不屈親屬皆面縛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絶云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先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小傳　　臨海章　嶽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死未有聞也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度言授經烏傷山中有虎監生者老叟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

東粵撫臣最爲邢與賛持亦死其事甚烈當時西粵

敍傳傳未敢西歸以屬王君後不果錄南部出守建

昌甫未及爲會府讎與石梁之子胤東寶與開之故

錄此附彙記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

君難精誠薰炙家庭閨閫間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

視死如歸不攝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時爭烈者

嘉靖庚申仲冬

書亞學先生傳記後　　皖舒吳應賓

王子而降迄于信公成仁取義者甚至獨盛　明亞

學先生糜百體湛十族千秋萬歲髮猶指冠尚論之

林所無有也先生不以自寡而後人哀之哀愈至而
愈不可解則爲先生謀盡不爲周廣文死不失義辟
不及孥而忠智附焉嗟乎先生固可以爲廣文使先
生復爲廣文則人知君之可以七尺殉而不知君之
可以十族殉也有養檣坐甲而俘于單者退不戰爲
廣文而進不忍爲先生則將以中廣虜乎長平坑卒
同棄則然與其死降孰若死戰雎陽之役刑善馬烹
愛妾而可爾乃至驅老弱以饋壯士丈夫非率土地而
食人肉乎兩將軍曰生者必死爲虜臣者不可復爲
唐將旦暮之間榮辱相萬誰謂兩將軍不仁釋種之

殃肇自漁獵六通殫方莫之能圖慈被十方禍窮三億死賢於生契乃獨知彼十族者自引自滿而先生贈之以死所爾使必先生能圯其族一時株逮之寃不謂不嚴告訐之綱不謂不密何物毅諸能以余氏祀耶之死不生後死不死命有所制妖有所典爲先生也族者不害爲先生也死爲先生也死者不媿爲先生也族九原有知固可以彈冠而相慶矣况爲先生之伯之季之妻之女者乎而補先民之缺以教萬世雖謂先生爲終古一節可也

記狀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修體驗爲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聦合王愈加欽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於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

列國分爭人尙詭異各負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横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爲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關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爲何如哉尙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

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落之懷得理奥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

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夌高騖虛勵志鼓勇
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
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
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邁三
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
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睿念
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　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
初徙居寧海緱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

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沒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敬禮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公覩其凝重不遷于物頴銳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皇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請 闕伸理值父沒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出

發其端即能迺推而底於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意渥然常新未始有竭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別因叙其素有之善勗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嘗信余爲知言辛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獲爲文籲天願以巳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

京府啟　儲君四川遵　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
徵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　蜀獻王道經夔
得謁宋太史公墓而卹其家　王好善忘勢召對不
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為正學先生自
是書啟往復無虛時其賜教有曰闔門忠義為百世
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
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　高皇帝賓天
皇孫嗣位召為翰林博士己卯陞侍講命考文京府
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躬殿
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

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丞基爲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徇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予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己酉五月朔

賜言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況在遠道乎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有以哉

予以眇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簡賢良以備顧問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爲當代之重秘閣閱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矧乃郡庠之責學課之繁別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遣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嵋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
靡言匪衣靡善匪得閔士孔多我敬希直
謙以自牧卑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
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金玉之質
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伺教如渴
爰秣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手載辭而歸
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涼風淒淒
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飲餞江滸

王道如砥旣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
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嶓岷鬱其相繆
心之知矣臨別繾綣子如我思道豈云遠
歲行在子文闈秋開較藝至公遲子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覲儀刑
應世遊三輔馬能困一經前星垂炳燿染翰侍彤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
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詰闕聽
敷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己相逢此志伸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承天
祿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遺教
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況復依方公
學問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
他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
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誠哉今胡子願無媿鄭林

鄭公智
林良顯

蜀王讀基命錄

武皇稱没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
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繇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
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扆陳
嘗笑賈大傅前席對鬼神著書累萬言所言皆歸仁
爲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
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
撫卷再三嘆良可媿典墳

贈遺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宋潜溪濂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芃芃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希直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頴脫有以燭諸理間發爲文如水涌而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皇云胡不喜越一年别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

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艷慕躧躧媚學徒三步一回顧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珞然素編躭清晝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上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

羣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竒徒溺文辭瑩儷欲爭妍
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隳盆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秦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宋濂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
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
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

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于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袞袞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儻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始置未論自餘諸子與

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知孰爲後孰爲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勖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辭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歛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攜絺繡書面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飡大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遂穿高攀嶙峋

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貧
湛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敕還故山許與煙霞親
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滸蒼扣無始溟涬窮無垠
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鈞錙之若大樂建鈞
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啓和免怗懘疊奏歸繹純
桑濮喉魔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
似茲稽古力可敵微定勛濡毫寫雄顛勢足移峨岷
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王璘珣
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
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

豈知萬毛牛雞㜸一角麟古今一二千載有如星在晨
豈意尫礫中見此席上珍子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
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艮入目無留痕
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楪寧因一學徒諫辭退二云
大言心不作柢爲所見眞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
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繹
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眞儒在用世毋徒滯爾文
文繁必喪質適中廼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
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
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眞器乃貴奚須用空言

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鞶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臨海林佑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廸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

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爲不及曰夜勸勉求其所以爲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後奇不羣賢愚樂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慕而我之教無適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巳遠執聖人之道以尸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甚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

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為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泰

見泰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為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即呼為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既而侍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為子盡乃益服公學醇德溥信乎其為一代偉人而非慕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為廩祿所縻挈挈然往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

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閲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高弟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攸涙讀之予且衰憊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五年長至日

又　　同邑郭　濬

濬事愚庵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

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縣京師還值予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為幸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廁於其間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叙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為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恒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

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尚益勉循古道與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太被于世斯爲善爲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染說

金華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湦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

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葢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翫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

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

[illegible]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梓工之工於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文者至多尙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修王

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經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

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祭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送方正學教授漢中　鄭居貞（徽州人官叅政後坐方黨死）

三二〉九七

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
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佩天門何嵯峩羣仙久相待
晨沐醴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
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㬥之雪曙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羲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羣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内焉持

敬恒惺惺性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鹿冷每稱希直稟閒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論無陋辭一一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覿逸入樊籠仍剪翎我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蛉蝷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闢心扃其顯過雲漢其幽通窈冥贍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

春布花卉壯如豐隆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
終然帖帖趨東溟顧我歛退餘守戶動如攏今日得
子文號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蔡
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廼工月露形劃然周
廷覩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
闖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
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窩坐閱晦朔
彫堯萁秋欲其爲不朽計鍇鍔淬礪重發硎至音詎
能秘錫鸞答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嫓周雅豈肯下比
秦誓方魯駉予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

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多靈上帝閔世憫斯文寧復
下取劾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手鑄之金石垂千齡
洪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　繼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本有行出門復悠悠
晨鷄號遠陌行色肅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
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
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
顧子之馳騁力重增離别憂迢遥金華道逸駕邈難儔
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繇願爲東南風吹上入詠樓

願爲雲端月炤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違我心復何求

答希直　許繼

婺嶺隱天末遥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
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羣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遥
方子間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斂胸臆早歲能充饒
深造入玄閫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
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項白首慚俊髦
受知潜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

聲價凌海嶽山澤馬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
中使降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躡雲日盛際宜有遭
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皐微獻諒已著榮名非所徼
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傀我腹背毛
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繹已彝倫天意深嘉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
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爲瑞
世珍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旻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幃姓名早見註黄屛古今文字非無
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詔落
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輩林下何曾有布衣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羣兒而問曰某將
往于某敢問何之羣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
曰羣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
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問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
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
見爲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一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

而遺其一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毒遺害者有之况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羣兒之言喧囂鬨鬨于耳者亦不爲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強雖水火在前弗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爲獎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

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祗覺無味故默默自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辯而孟子不沮觀其所為可槩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蓄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為已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為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

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敎之又安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不以是爲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號侯城生 王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以英妙之年早屬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所及者言之自卯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書詩六藝之

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應之以律唱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爲言者蓋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孔子沒異端並起至孟子麾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爲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

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爲保障生民倚之爲粟帛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揚雄班固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爲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紳未嘗不慊于懷以爲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說不及著也切意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爲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觖意焉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轢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

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誹且毀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蘊才蓄德筮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爲事乎曷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並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棄事功而建勲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冢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矣

苟遂因而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竟月披寒冒暑奔頓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其納而圖之

上㑹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于左右葢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覼縷執事以爲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爲過也今旣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

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于世遂欲躬顏子王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耶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皐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己而成物也以是聖

人雖不出世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
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
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
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
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
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于大學子思親承曾
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
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
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
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

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緦緦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修于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尙何暇恬居委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